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— 作品 —

13

动了真感情的人都会喜怒无常，
因付出太多，难免患得患失。



朝花夕拾



亦舒
— 作品 —
13

朝花夕拾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朝花夕拾 / (加)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404-8175-9

I. ①朝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7312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ZHAOHUAXISHI

朝花夕拾

作 者: [加] 亦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

特约监制: 刘 舜 郑中莉

策划编辑: 李 颖 沈可成 谢晓梅

文案编辑: 马玉瑾

营销编辑: 贾竹婷 雷清清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175-9

定 价: 3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朝花夕拾

目录

壹	_1
貳	_13
叁	_35
肆	_59
伍	_87
陆	_109
柒	_143
捌	_175
玖	_197
拾	_221

朝花夕拾

壹

塑胶心脏、金属骨骼，什么都可以，
但要我变成一束电波，我还真的不干。

都公元二〇三五年了，世情仍然没有变化，人类仍然落后，女人的生活，仍然乏善足陈，母亲们仍然唠叨，孩子们仍然反叛，生命的意义犹待发掘。

今日，跟一切日子一样，奇闷无比。

与配偶在一起已有十年，他不是不好，亦不是好，并不见得很爱我，也不见得完全不关心我。据说亘古以来，男女只要在一起生活超过一段日子，大家便会面目模糊起来，变成这个样子，科学略为进步，并不足以改良男女关系。

昨日我们又大吵一场。

孩子们各自躲在房内，反正有电脑做伴，不出来也罢。我胡乱吃些东西，挨至今日，待他出去了才起床，原以为可以清静一下子，谁知母亲来了。

我跟母亲的关系并不密切，很多重要的话都不跟她说，免

她担惊受怕。她有点神经衰弱，又缺乏安全感，因是个孤儿，自幼缺乏精神寄托。

我很爱她，有时觉得她比我天真纯朴，她比我小。

她是绝无仅有的古典派：不肯剪短头发、不肯吃牙膏餐、不肯用机械手臂做家务、反对胚胎在母体外孕育……什么都看不顺眼，跟自己过不去。

她穿着又贵又麻烦的天然衣料，胸上惯性地别着一只钻石扣针。

钻石，不过是碳的同素异位体，早数十年，当狄卑尔斯^[1]厂尚未放弃其专利权的时候，是妇女眼中最名贵的饰物，贪其闪烁漂亮。现在早已不流行了。

此刻钻石经大量开采，一毛钱一打，只充作工业用途，女人不再青睐有加。

但是母亲仍然佩戴着这只别针，她对它有特殊感情，它的来历颇为神秘，母亲曾经解说过，但我听不明白。

她说那时她只有五岁。外祖母刚因病去世。幸亏有一位女眷把她带在身边，安顿她的生活，把她交托到可靠的世伯手中……

临别之前，那位好心的女士留下这只胸针给她。

[1] 狄卑尔斯：戴尔比斯，De Beers。戴尔比斯一直是钻石开采和评估行业中声誉卓著的名字。

母亲一有空便说这个故事，在她心中，那位女士简直如仙女一般。

这件事的疑点甚多，根本说不通。第一，当年她只有五岁，记忆模糊；第二，无端端的咱们家哪来这位亲眷，外祖母并无姐妹；第三，陌生女士为何要这么关怀一个小女孩？

只有钻石扣针是实物，镶工仔细考究别致，我曾笑说，幸亏现在不兴这种玩意儿了，太浪费时间金钱。

母亲一坐下便问我要饮料。

我笑说：“有一只新茶晶味道不错，我给你试试。”

她把双手乱晃，叹口气：“你们这些人做主妇，不知道是怎么做的，一粒丸子、半支牙膏，又当一餐。”

省时间呀，孩子们还不是白白胖胖的。

我没敢顶撞她，只得陪着笑。

那边，小弟同机械臂七号在做角力游戏。

母亲啧啧地烦恼：“多危险，唉，机器没有人性，一用力骨头都扭断。”

我笑说：“妈，你老了。”

母亲问我：“你同他还是不停地吵？”

我无奈地摊摊手。

“会吵开的。”

“分开不是更干净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是你自己挑的人。”

她的口气似一百五十岁。

“我告诉你照老办法的好，婚姻大事怎么可以交给电脑。”
她抱怨，“你太新派。”

当时我正在做图书编撰计划，国家需要我，有什么时间去进行老式求偶仪式？弄得不好，要好几年的时间，真是天底下最大的浪费。

母亲皱着眉头喝茶晶，“只有颜色没有味道。”她说。其实也够麻烦的了，我还要替她找出杯子，事后还得做洗涤功夫。

她一早来教训我，弄得我闷上加闷。

女儿在房中弄出巨响，母亲吓得跳起来。

我大声叫：“弟弟，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母亲奇问：“何必去看，闭路电视呢？”

我无奈地说：“她要保留隐私的权利，不准我在电视上观察她。”

“花样真多。”母亲觉得没味道，“现在连书也不要读了，学校也取消了，人人泡在家里，胡作非为。”

我说：“书还是要读的，只不过不用长途跋涉去课室，这可是德政。”

母亲咕哝：“天天对着电脑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他们还是要考试的。”

弟弟出来说：“姐姐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套古老化学实验品，也许是她男朋友奉献的，在地上炸出一个洞。”

我说：“叫三号去收拾。”

“得令。”他去了。

母亲又说：“孩子说话都没有文法。”

“妈妈，你要是什么都看不顺眼，生活没有快乐可言，二〇三五年就是这个样子，喜欢不喜欢，还是得每天起来。”

“我想吃香喷喷的白脱油蛋糕。”她抱怨。

“我替你去订。”

“还有巧克力。”

“那就没办法了，可可树早已绝迹。”

“是呀，核爆核爆，弄得连巧克力都没的吃，你们这一代都不知损失了什么？”

一代不如一代，每个年纪大的人都爱这么说。等我五十岁的时候，我也会说，一代不如一代。

生态失去平衡，并没有使母亲们不吐苦水。

“政府现在又玩什么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你又不去问国防部的公共关系组。”

“我到现在还没有报名学习国际语言。”她有点紧张。

“并不太难，放心好不好。”

她又叹气。

弟弟奔进来说：“妈妈，新闻报告说第四空间实验又出了毛病。”我并不在意。

妈妈说：“仗不打了，固然是好事，但怎么会把空间弄出一个洞来？”

我拍拍她的手背：“别担心、别担心，地球不会沉沦。弟弟，替婆婆捶两下背。”

弟弟滑头地说：“我叫五号来。”

他外婆生气，站起来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
她声音里有无限寂寞。

传说中的正宗巧克力或许可以使她振奋，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，注定她要失落。

我说：“我开车送你回去。”

母亲还要拒绝，每次见面，我都不能满足她，她明明有求而来，想我安慰她一颗寂寞的心，但每次我都不知从何着手。

这就是那永恒存在的代沟。

我不明白她为何牢骚连篇，也不知她为何怀旧至几乎有些病态，自然，我爱她，但是我不了解她。

开出车子，她一直说：“不要那么快，心都抖出来了。”

到她门口，她说：“每次来，都想与你好好说话，不知怎的，你那里永远乱糟糟，开不了口。”

我微笑：“我知道，你想告诉我，在你小的时候，有一位神秘的女士，曾经照顾过你。”

母亲知道我打趣她，“走走走。”她说。

我掉头回家。

我喜欢开快车，这是我唯一的消遣及嗜好，尤其爱在弯角表演技术。

载着两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会欢呼，丈夫就面色铁青。他对我的驾驶技术没有太大的信心，并且认为开快车是不成熟的表现。

回到家，看到他已经返来，正在教孩子们做功课，还灌输他们不良知识。

“……在研究人类如何能够脱离躯壳以独立脑电波生存，多刺激！”他口沫横飞。

两个孩子听得入神。

我厌憎这项研究，听都不愿意听，各国政府进行该项实验已经良久，报纸杂志每每有最新的报道，原则每个人都懂，想深一层却毛骨悚然，这比在空间钻洞更可怕，人没了身体怎么个活法？

一切概念根本性移动，既然只剩下一束电波，还要房子车子来做啥？更不用说黄金股票了，再进一步说，能源食物医药也都作废，连地球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，成何体统？

我不接受这个想法。

塑胶心脏、金属骨骼，什么都可以，但要我变成一束电波，我还真的不干。

有时候觉得母亲说得对，世风日下。

我厌恶地看他们一眼，对弟弟说：“还不做功课。”

丈夫冷冷地说：“早就做好了。”

“那么如果你有空，请把五号送到厂里去修理一下，打扫少了它还真不行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他瞪我一眼。

孩子们一看苗头不对，都纷纷避开。

真悲哀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两夫妻一开口就得吵架，根本无法好好说话。

我挥挥手：“要是我一去不回头，那才是最好的事。”

“真的，你会吗？别哄我白欢喜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我听了这句话，真的光火了，他太过分，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，这是我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。我霍地站起来，取过车钥匙。

“你又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Never Never Land^[1]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永远不会知道，”我悲愤地说，“你从不关心。”

“你并没有告诉过我。”

“你没有留神。”

“去吧。”他放弃，“别站在这里一直控诉我，去到越远越好。”

“好，你照顾孩子。还有，希望你可以成功地将脑细胞自躯体内分裂出来。”

“何劳你担心。”

我按动按钮，大门唰的一声旋开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，开动车子，冲出去。

真悲哀，我们早应该分手，两人根本没有理由可以再生活在一起，分开至少可以静一静，让我好好开始工作。

到母亲家去住几日？又踌躇下来。不行，她会不停地晓我以人生大义，还是一个人躲起来。

我自然没有期望他会急着打锣找我，相信我，他绝不会这样做。

[1] Never Never Land: 永远永远的。

我将车开上生命大道。太阳已将近落山，金光万道映在红霞之后，电脑课程时常要孩子以这种题材做描写文，孩子们老翻出父母幼时的功课磁带来抄袭，年年拿丙等。

也许我会怀念孩子们。

我重重叹息一声。

生命大道上有十三个著名的死亡弯角，技术高超的驾驶者可在十分钟内走毕全程，甚至可以抽出时间观赏大道一边的海景。

速度、劲风，都使人心旷神怡。

在丈夫眼中，我是多么的不羁任性不切实际，成日沉湎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……在他眼中，我一无是处。

我一手把着驾驶盘，一手拨开飞入眼角的碎发。

怎么一回事？路障，这条路上怎么会有路障？

我的车无法即时停止，自动路障受到电子感应后伸出巨型手臂阻挡来车，在这刹那我童心大发，反而加速，在半秒钟空当钻过两只机械臂。

我哈哈大笑，怎么，难不倒吧，心中不快似乎散去，车子继续往前开。

第二道路障还配了音响效果，距离一近，立刻开始广播：“注意，前面危险，注意，危险，请立即回头。”

回头，回到什么地方去？

不过心中也纳闷，难怪一路上看不到有其他车辆，这一段路到底出了什么毛病？

我重施故技，趁铁臂闸下之前加速前往，再一次顺利过关，不过，心已经有点怯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两边支路忽然闪出巡逻车拦截，车上深蓝色的顶灯嗡嗡作响，逼我停车。完了，我想，这下子恐怕要停牌一年半载，我唯一的人生乐趣也报销了，我开始发慌。

我扭转方向盘，想要找个空当好好停下来受制裁，但是两辆巡逻车实在贴得太近，我一时失策，看位看得不够准，车子打横飞出去，直铲向海边悬崖。

巡逻车号角大响，我的心陡然静下来，我不能命毕此地，我不过是出来散散心，一下子就要回家的，不不，我不甘心。

车子性能奇佳，我硬生生再把它转向山边，情愿撞山好过坠崖。

车子擦向岩石，我先觉得震荡，身体似是要迸散出来，随即听见轰隆一声巨响。

我已进入半昏迷状态，心头倒还清楚，并没有太大的恐惧，只见眼前点点金星飞舞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乱，终于一阵黑，失去知觉。

朝花夕拾

貳

我是地球人，
走错空间，
来到这个年代。